

新聞工作文選

第一輯

浙江日報社
新華社浙江分社
編印

新 聞 工 作 文 選

第 一 冊

編 印 浙 江 日 報 社
新 華 社 浙 江 分 社

1949.7.

第一輯

怎樣辦黨報	(中宣部)	一
論我們的報紙	(列寧)	五
黨與黨報	(解放日報社論)	八
西北局關於解放日報工作問題的決定		一〇
我們對於新聞學的基本觀點	(陸定一)	一二
政治與技術	(解放日報社論)	一九
習仲勳同志對西北黨報工作的指示		二二
關於新聞工作中的三個問題	(范長江)	二四
加強黨報指導性，加強批評	(薄一波)	二八
布爾什維克報紙底偉大力量	(真理報：格列布涅夫)	三一
報紙是我們黨最尖銳最有力的武器	(蘇聯真理報社論)	三六
辦好黨的報紙和通訊社	(中原總分社)	三九
提高一步	(解放日報社論)	四四

怎樣辦黨報

中宣部

(一) 中共中央宣傳部爲改造黨報的通知：

(甲) 報紙是宣傳鼓動工作最有力的工具，每天與數十萬的羣衆聯繫，並影響他們，因此，把報紙辦好是黨的一個中心工作。各地方黨部應當對自己的報紙，加以極大注意，尤應根據毛澤東同志整頓三風的號召，來檢查和改造報紙。

(乙) 報紙的主要任務就是要宣傳黨的政策，貫徹黨的政策，反映黨的工作，反映羣衆生活。要這樣做，才是名符其實的黨報。如果報紙只是或者以極大篇幅爲國內外通訊社登載消息，那麼這樣的報紙是黨性不強，不適合別人的通訊社充當業務的宣傳員而已。這樣的報紙，是不能完成黨的任務的。如果各地黨報犯有這樣毛病，就須立即加以改正。

(丙) 使各地的黨報成爲真正的黨報，就必須加強編輯部的工作。各地高級黨的領導機關，必須親自注意報紙的編輯工作，要使黨報編輯部與黨的領導機關的政治生活，聯成一氣；要把黨的政策，黨的工作，抗日戰爭，當地羣衆運動和生活，經常在黨報上反映，並須登載重要地位；且要有與黨的生活與羣衆生活密切相聯繫的通訊員或特約撰稿員；要規定黨政軍民各方面的負責人經常爲黨報撰稿。

(丁) 黨報要成爲戰鬥性的黨報，就要有適當的正確的自我批評，表揚工作中的優點，批評工作中的錯誤，經過報紙來指導各方面的工作。在黨報上，可以允許各種不同的觀點的論爭，可以容許一切非黨人士站在善意的立場上對我們各方面工作的批評或建議，言詞發表，另一方面，要有對於敵人的思想批評。

(戊) 各地黨報的文字應力求簡潔簡明，不僅使一般幹部容易看懂，而且使稍有文化的羣衆也可以看。通俗簡

深的標準，就是要使那些識字不多而稍有政治常識的人們，聽了別人讀報後，也能夠懂得其意思。

【中宣部一九四二年三月十六日】

(二) 列寧論黨報：

「報紙的作用，還不僅限於傳播思想、限於政治教育和吸收政治上的同情者，報紙不僅是集體的宣傳者和集體的鼓動者，而且還是集體的組織者。」（列寧著做什麼）

在他（指火星報）裏面「應當把很大的篇幅給予理論問題，就是社會民主主義理論的一般問題及其採用於俄國實際問題」。（列寧全集）

雜誌主要的應當使用於宣傳，而報紙則主要的使用於鼓動。（列寧選集）

「我們主要的不在於揭露「瑣事」，而在於要揭露工廠生活底巨大的資本式的缺點。這種揭露，要根據特別明顯的例子，要能够引起全體工人與運動的一切領導者的興味，能够真正充實他們的知識，擴大他們的眼界，開始激動的區域，新的產業工人階層。」（列寧著做什麼）

「要真正很好的有趣味的來描寫城市的事情，就必須熟悉這些事情，而不是僅僅從書本上去知道這些事情……。要在報紙上（不是在通俗的小冊子上）敘述城市的和國家的事情，就須要社會主義的作家、社會主義的記者的大本營，社會民主黨人採訪員的隊伍……就須要在職務上應該無處不到和通曉一切的人們的隊伍。」（同上）

「我們不僅號召社會主義者和覺悟的工人，同時還號召受現代政治制度壓迫和蹂躪的一切人們，請他們在我們的刊物的篇幅上來揭破俄國專制制度的一切腐敗情形。」（火星報編輯部聲明）

「日報的宣傳和鼓動，應當帶着真正的非黨、義的性質，在黨領導下的一切機關報，都應當由可靠的人，對無產階級革命事業表現了忠誠的共產主義者來擔任編輯。」（列寧全集）

「一切定期的和非定期的出版物……都應該完全服從於黨的中央，不論黨是整個地在該時期內是合法的抑或非法的，它都不容許那些濫用自治制度而執行小完全符合黨的政策的作品。」（同上）

(三) 聯共黨史論真理報：

在彼得堡出版的布爾塞維克日報——真理報，成了布爾塞維克黨運用來鞏固自己的組織，和爭取羣衆影響的有力的武器。一九一一年五月五日（俄國四月二十日）該報第一期出版了。這在工人看來是一個真正的節日，爲紀念真理報——誕生起見，曾規定五月五日爲工人出版節日。

……工人們認爲真理報是工人自己的報紙，對他抱有很大的信任，並細心聽從它的呼聲，每一份真理報，都是彼此傳閱，供給數十個讀者，養成他們的階級覺悟，教導他們，組織他們，號召他們進行鬥爭。

……在短片真理報上，都發表數十篇工人通訊。在這些通訊中會描寫工人生活，描寫着殘酷剝削，描寫着資本家及其經理以及工頭們欺壓工人和侮辱工人的種種事實。……真理報曾寫到各工廠和工業部門工人的需要和要求，並敘述工人爲本身要求而奮鬥的情形。……對於每次政治事件，對於每個勝利或失敗，工人總是把舊信祝詞或抗議等等送到真理報上發表，以表示他們的回應。……真理報同時還曾有系統的記載農民生活，農民艱苦況，農民主、地主剝削農民的情形，以及因實施斯託雷平的「改良」而發生的富農莊主搶奪農民優良土地的事實。

……真理報曾是爲黨性，爲重新建立羣衆的工人的革命黨而奮鬥的中堅。……真理報有極多的工人通訊員，僅一年當中，在該報上發表了一萬一千餘工人通訊。然而真理報之與工人羣衆發生聯系，不僅只用信件和通訊辦法，還有很多很多工人每天從企業裏來到編輯部。黨的頗大一部分組織工作，都會集中在真理報編輯部。領導機關與地方黨支部代表的會面，往往是在這裏進行的。關於工廠裏的黨工作的消息，往往是由這裏接收的。彼得堡黨委員會以及黨中央委員會的指令，往往是從這裏傳達下去的。

……隨着真理報而長大的有革命無產階級的覺醒人。站在真理報後面的是百十萬個工人。在革命高漲年份（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四年）已奠定了羣衆的布爾塞維克的堅固的基礎，而這個基礎，無論沙皇政府在帝國主義大戰時期中的任何追究，都是未能把它破壞的。

「一九一二年真理報，爲布爾塞維克黨之一九一七年的勝利，奠定了基礎」（斯大林：「聯共（布）黨史」中譯本莫斯科版一百七十八至一百八十三頁）。

(四) 聯共黨八大大會關於報紙的決議：

(甲) 國內戰爭時期，黨的工作的一般削弱，最有實的影響了黨報和蘇維埃報紙的狀況。差不多一切我們的黨的和蘇維埃的期刊之一般缺點——脫離地方的——而不少甚致脫離一般的政治生活。省的黨報和蘇維埃報差不多完全不報導地方生活。而一般問題的材料，選擇得極不適當；發表着冗長乏味的文章，而不以簡短清楚的語言寫的文章，去反映一般生活和當地生活最重要問題。有時整幾頁印着文件，而不以簡單明瞭的語言敘述其中最要之處；發表着各機關的指令決議的全文，而不從這些材料中去編成地方生活的生動的社會記事。

(乙) 所有這些缺點，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黨的最好的著作的力量，去作國家工作了，而報紙在大多數情形下，落於很少經驗工作人員手中。

(丙) 大會認為地方組織，應立即採取方法，來健全黨報和蘇維埃報紙。大會促使同志們記着報紙是宣傳鼓動組織的最有力的工具，不可替代的影響最廣大羣衆的手段。

(丁) 爲着改善黨和蘇維埃的報紙，必須：(1) 指定最負責最有經驗的黨的工作人員担任編輯，他們必須實際的在報館中工作。(2) 黨委應該給報紙編輯部以一般的指令和指示，可是不干涉編輯部的日常工作事項。(3) 軍事檢查應嚴格限於作戰問題和作戰組織性問題的範圍內。

(戊) 黨和蘇維埃報紙最重要任務之一——揭露在職人員和機關之各種犯罪行為，指出黨和蘇維埃組織的錯誤和缺點。所有這些，必須以嚴正的實事求是和同志的語調中出之。被報紙說到其行動的人員和機關，必須在最短時期內在另一報紙上加實事求是的更正、或指明關於錯誤改正，如果沒有這更正和承認，革命法庭即應嚴懲指明的人員和機關。

(己) 省報應注意其極大的羣衆讀者。因此：它第一、應該生動和通俗的報導。第二、應在報上反映工農和紅軍士兵的生活。報紙應對軍隊生活（包括前線和後方）黨的生活，以及婦女運動與青年運動加以極大的注意。

(庚) 中央機關報應特別注意黨的建設問題，它應該經常使全黨知道整個黨的生活，指導各省報紙等等。

(辛) 大會認為沒有很好的報紙，就不能有健全的堅強的黨和蘇維埃建設。大會向一切黨的組織呼籲，應該最堅定努力和忠實的工作人員，來爲報紙服務。

(一九一九年三月決議)

論我們的報紙

列寧

「確解放日報，最近發表了『把我們的報紙辦得更好些』，號召全黨『用新的對報紙的觀念來代替舊的觀念』，並『需要一次技術的教育，使大家學會怎樣來供給報紙的需要稿件』，接讀即發表此文。

據該報編者言：『爲使我們的報紙辦得更好，爲使我們能够在反對黨入股中建立起新的文風，我們將陸續發表一些關於報紙和寫作的文章：這篇列寧的論文，寫於一九一八年九月，它不僅指出了無產階級報紙應有的性質，而且亦給作者們指出了在蘇維埃政權的條件下應該寫些什麼。自然我們現在與一九一八年時的蘇俄有完全不同的情況，可是不把它當作教條，而當作行動的領導的話，它對於我們的報紙，新聞從業員們和作家們，都會有很大的益處。這同樣適合於華中，特將全文轉載如下：

對於新聞目的政治鼓動——對政治的空談佔據的篇幅太大了，對新生活的建設，對於這個建設底各種事實，則佔據的篇幅太少了。

關於資產階級的僕從——孟西維克底可恥的叛變，像美日爲了恢復資本底神聖權利而進行的侵犯。（註：這是指美國和日本參加俄國內戰反對蘇維埃共和國而言。——俄文版編者。）像美國千萬富翁咬緊牙根反對德國等等……這些簡單的、衆皆週知的、明顯的爲羣衆所大概知曉現象，爲什麼不寫成十行二十行，而硬要寫成兩百至四百行呢？講到這些事情，是應當的，在這一方面的一件新的事實，是應當記載的，但是用不着寫論文，用不着重複議論，而只要寫上幾行『電訊方式』：即是舊的、衆所周知的，早有評價的政治底新的表露就行了。

在『幸福的舊的資產階級時代』，資產階級的報紙，並不涉及『神聖之神聖者』——私人工廠，私人經濟中的內部情況，這種習慣是適合於資產階級底利益的，我們是應該根本丟掉這種習慣的。但是我們還沒有丟掉這種習慣，我們報紙式樣還沒有變成這樣：好像從前資本主義同社會主義過渡的社會裏邊應有的文化那樣。

少說些政治。政治已經完全「明朗化」了，它歸成兩個營壘，實行起義的無產階級與剝削的少數的奴隸主資本家，從他們的獵犬起到孟塞維克等為止底鬥爭。再重複一句說，關於這種政治，可以而且應講的很短很短。

多談些經濟。所謂經濟不是指「一般」推論學者的考察，知識份子計劃及其他垃圾而言。——可惜此種經濟十之八九正是垃圾。不是的，我們所要的經濟，是指搜集秘密檢查及研究新生活的真正底建設各種事實而言。在事實上，在新經濟底建設中，大工廠、農業公社、貧農委員會、國民經濟地方委員會，有沒有進步呢？這個進步究竟在什麼地方呢？它們能否證明呢？這裏有沒有大言誇張知識份子的「諾言」、「調整」、「擬就計劃」、「運用力量」、「現在我們可以保證」、「改善是不庸懷疑的」、以及「我們」這樣的老手所愛吹的其他等等大言不慚的「計劃」呢？這些進步是怎樣達到的？如何可使這些進步更加廣泛起來？

自工廠改歸國有後，落後的工廠曾成了分崩離析、藏污納垢、流氓行爲、怠惰或性底模範。此種落後工廠總上「黑牌」。但是這種「黑牌」是在那裏呢？它還沒有的。如果不同這些「資本主義傳統的保存者」作戰，那麼我們就不會履行自己的責任，只要我們默認這種的工廠一天，那麼我們就不是共產黨員，而是收拾破布爛紙者，我們還不會像資產階級所作的那樣在報紙上來進行階級鬥爭。請回想一下罷！資產階級曾經如何巧妙的在報上獲得他們的階級敵人，如何譏笑他們，如何侮辱他們，如何虐待他們。而我們呢？難道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代底階級鬥爭不在於保護工人階級的利益，以防範那些頑強地保持資本主義傳統「習慣」而繼續以舊觀點來看待蘇維埃國家——給它少做工作，並做些壞的，而從它多拿些錢——的區區少數遊人嗎？就是在蘇維埃印刷所底排字工人中間，在索莫斯斯基與普格洛夫斯基工廠的工人中間難道這樣的糊塗是很少嗎？我們縱使了他們中間的幾個？揭穿了多少？懲戒示衆的又多少？

報紙關於這些則默不作聲，即使講到的話也是官僚文章，而不是革命的報紙，不是無產階級專政底機關報。無產階級應以自己的事業去證明資本家及保存資本主義習慣的懶漢底反抗將被鐵拳粉碎的。

對於戰爭也是一樣，我們是否否辯論法的司令官與軍人？我們是否向俄國全國痛罵過一無用處的部隊，那些無用、怠慢、遲到等等？而應從軍隊裏趕走，使全國知曉的大批壞蛋，我們是否縱使過了我們對於具體的作惡者還

沒有進行過切實的無情的真正的革命的鬥爭。我們很少用生活各方面的生動的具體的榜樣和模範，去教育羣衆，而這正是報紙在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主要任務。我們很少對工廠鄉村軍隊生活內部的日常方面，加以注意，在這一方面，是需要建設新的，在這一方面，是需要多多注意，多多宣揚，多多的加以社會的批評。最需要痛責無用份子，號召學習好的榜樣。

少登載些政治的空談，少登載些知識份子的議論，多接近些生活，多注意工農羣衆在事實上、在其日常工作中，怎樣在建設新的東西，多多的檢查這新的東西，有多少是共產主義的。

（一九一八年九月）

黨與黨報

解放日報社論

九月九日中共北中央局通過的「關於解放日報工作問題的決定」，是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決定。趁著這個決定發表的機會，趁著各地黨的組織討論這個決定的機會，我們願就黨與黨報的關係的問題有所闡述，來貢獻給黨區以及各地的黨，並貢獻給各地黨報工作者。

我們常說報紙是集體宣傳者和集體組織者，這句名言，我們已經背得爛熟，但是仔細想一想，我們真正懂得了這句話的意思沒有？我們各地黨的組織和黨報工作者真正照這句話去做了沒有？如果仔細一檢查，就會知道我們至少還有些以背離名言為滿足，多少還有些言行不一致。

所謂集體宣傳者集體組織者，這個「集體」是什麼意思？報館的同仁也算一個「集體」。如果說這個「集體」就是指報館同人而言，指幾個在報館裏工作的人員而言，那末報紙就不成其為黨報，而成報館幾個人員的報紙。在這個報紙上，報館同人可以自己依照自己的好惡、興趣，來選擇稿件，依照自己的意見，來寫社論、專論。總而實之，一切依照報館同人或工作人員個人辦事，不必顧及黨的意見，一切依照自己的高興不高興辦，不必顧及黨的影響。辦報辦到這樣，那就一定黨性不強，一定獨立性，出亂子，對於黨的事，不但無益，而且有害。

所以所謂集體宣傳者集體組織者，決不是指報館同人那樣的「集體」，而是指整個黨的組織而言的集體。黨經編報紙來宣傳，經過報紙來組織廣大人民，進行各種活動。報紙是黨的喉舌，是一個巨大集體的喉舌。在黨報工作的同志，只是整個黨的組織的一部份，一切要依照黨的意志辦事，一言一動，一字一句，都要顧到黨的影響。報館的同人應該知道自己是黨報黨的新聞政策的人，自己在黨報上寫的一句話，每一個字，選的消息，和寫的題目，直排字和校對，都對全黨負了責任；如果自己的工作發生了疏忽或錯誤，那不是僅僅有關於一個人或幾個人的問題，而是有關於整個黨的工作和影響問題。

黨報的每一個工作人員，必須時時警覺，看重自己的責任。黨報不但要求忠實於黨的總路線、總方向，而且要與黨的領導機關的意志呼吸相輔，息息相通；要與黨報的集體呼吸相輔，息息相通。這是黨報工作人員的責任，

這是辦好黨報的必要條件之一，這是報館工作人員一方面的事情。

但是，要辦好黨報，要使黨報成為集體宣傳者與集體組織者，光有上述的一方面還是不夠的，還要有另一個方面。還要有另一個重要條件：這就是黨必須動員全黨來參加報紙的工作。如不這樣做，黨報也同樣不會成為真正的集體宣傳者和集體組織者。

首先是黨的領導機關要有重報紙，給報紙以宣傳方針，而且對於每一個新的重要的問題，都要隨時指導黨報如何進行宣傳；黨的領導機關與黨報的關係，也應當是很密切的、呼吸相關的、息息相通的。我們各地黨的領導者，對於自己的機關報，要非常關心，要如像毛澤東同志對於解放日報那樣密切的注意領導，和培養黨的機關報。

我們的黨已經是一個大的政黨，黨的工作是多方面的。黨建立了各種機關來掌握各方面的政策，進行各方面的工作，和研究各方面的工作。黨的領導機關，依靠了這許多機構來領導和施行政治、軍事、經濟、文化、黨務、社會各種政策，黨的這些機關，必然對黨負責研究和施行各種政策，就有完全的必要來利用黨報宣傳，解釋各種政策，推動工作，和檢查工作的進行。因此，同時也就有嚴重的責任來向黨報供給消息，供給文章，提供意見等等。黨報的工作範圍是很廣泛的，黨報的工作人員，負責掌握黨的新聞政策，但沒有可能要求黨報的工作人員像上述那些機關一樣，精通每一個具體政策，精通每一件事情。黨報的工作人員，不惟應當尊重黨的領導機關，而且應當尊重黨的每一個工作部門的意見。黨報工作人員對於黨的每一個工作部門，對於各種實際工作中的同志，不可以自以為是做『無冕之王』，而應該去做『公僕』，應該要有恭謹勤勞的態度，同時黨的一切工作部門，都有責任使黨報充分的反映黨的該部門的工作情形，使用報紙，給該項工作以正確的指導，並且尊重報紙的要求與意見。

不但黨的上級機關（因為黨報是自己的機關報），有責任與報紙發生最密切的關係，供給黨報以各種指導材料、文章和意見等。而且黨的各級機關，各級組織，以至於每個黨員，都對黨報負有責任，這種責任，就是不要對黨報漠不關心，而要閱讀黨報，討論黨報上的重要文章、消息與談話，推銷黨報，向黨報通訊等等。黨報是經過許多積極黨員反映羣衆生活、和組織羣衆的行動等。

這樣，黨報才真正能成為黨的喉舌，成為集體的宣傳者與集體的組織者。

中共西北中央局

關於解放日報工作問題的決定

(一) 黨中央最近決定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同時又是西北中央局的機關報，這就是說：解放日報今後不僅是代表中央指導全國的報紙，而且應當成爲西北中央局自己的喉舌，成爲它的宣傳鼓動與組織工作的銳利武器。

(二) 西北中央局應當在過去沒有充分利用解放日報，成爲指導工作的主要工具。沒有充分反映邊區黨的工作與邊區人民的實際活動，沒有盡在邊區的多種政策，實是一個嚴重的缺點；那份黨報和部份黨員對解放日報，表示一種漠不關心的態度，這和把黨報看做普通新聞紙類一樣看待，而不注意加以研究與討論，或則隨便拿舊報去糊塗子，包東西，而不敢把它送給別人看，更別說親自對號報應有的責任。不如去替它寫通訊、做文章。所有這些，都是應當立刻糾正的現象。因此，西北中央局特責成各級黨部在黨內進行關於黨報的教育工作，使每個黨員幹部認識到黨報是不顧心腸的，乃是工作不好的一種具體表現。而經常看黨報幫助黨報的發刊，及組織黨報的通訊工作，則是每個黨員所應當努力負責的。今後，凡在解放日報上發表的社論、黨和邊區政府的決議、指示、法令等，以及中央或西北中央局負責的各種文電，各級黨的領導機關即分別的在黨員幹部中組織研究，並討論執行，不得藉口沒有接閱黨的文電而置之不理。

(三) 黨部應好好利用解放日報，及加強各級黨部對解放日報的責任。西北中央局決定立即宣佈下列各項：

(甲) 西北中央局按月對各級黨部開關於黨報問題的宣傳方針一次，解放日報編輯部負責人經常參加西北中央局的各種會議，西北中央局派人出席該報編輯部會議。

(乙) 各級黨部應把幫助機關報宣傳的工作，當作自己應當的重要任務之一，定期檢討自己對黨報日報所做的工作，並將討論情形報告西北中央局。

(丙) 各分區黨委及縣委應宣傳部長，均應兼任解放日報通訊員，並與報館取得直接聯繫，負責組織其所管地

區內的通訊員工作。報館在各分區設立通訊處，幫助這個工作，組織同鄉黨以負責同志，及黨外人士營解放日報寫文章，選取區級幹部中有起碼寫作能力的同志做通訊員，具體幫助並規定每個通訊員應如何去搜集材料，經常檢查黨報的發行情況，反映黨報在羣衆中的影響和意見，組織與幫助各地黨員幹部經常讀黨報，及實際響應黨報的號召，所有這些，均應當作爲黨委宣傳部門自己的重要工作，而不是附帶的事情。

(丁)各機關學校負責同志，應經常替解放日報寫文章，並具體幫助其本機關內通訊工作的建立與健全，對於所屬機關學校人員，在報上發表的消息和稿件，均應負責查的責任，並應在稿件上簽字。

(戊)各地黨的組織，或黨員個人，如受到解放日報上的批評時，均應於最短期間內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在這個報上作負責的答覆，如果批評屬實，則應說明所指缺點與錯誤發生的原因，及應如何改正的辦法，否則，該被批評的組織或個人，將要受到黨紀的制裁。

一九四二年九月九日中共西北中央局通端

我們對於新聞學的基本觀點

陸定一

辯證唯物主義，主張依照事物的本來面目去解釋它，而不作任何曲解或增減。通俗一點說：辯證唯物主義就是老老實實主義，這就是實事求是的主義，就是科學的主義。除了無產階級以外，別的階級，因為他們自己的狹隘利益，對於事物的理解是不能夠徹底老老實實的，或者是乾脆不老實的。只有無產階級，由於它是最進步的生產者的階級，能够老老實實的理解事物，按其本來面目而不加以任何曲解、任何加添或減損，不但這樣，而且它能够反對一切不老實，以對一切曲。

在新聞事業方面，我們的觀點也是老老實實的觀點。這種觀點，在我們黨開始從事自己的新聞事業時，就有了的。抗戰以來，黨的新聞事業是巨大的發展了，吸收了大批新的知識份子到這部門事業中來。吸收新的血液，乃是事業向前發展中必要的和必有的步驟。但隨此以俱來的，則有事情的另一方面：抗戰以後，參加黨的新聞事業的知識份子，乃是來自舊社會的，他們之中，也就有人帶來了舊社會的一套思想意識，和一套新聞學理論。這套新聞學理論，是很糊塗的，不大老老實實的，甚至是很不老老實實的，也就是不大科學的，甚至很不科學的。如果不加以改造，不加以教育，就會不但無益，而且有害，就無法把黨的新聞事業做好。

瞭解這套從舊社會裏帶來的思想意識和新聞學理論，懂得它的謬誤在那裏，對於我們，曾經是一個相當長的過程。真正與這一套壞東西作鬥爭，還是解放日報去年四月改版才開始，這是在我們黨的領袖毛澤東同志直接領導下進行的。理論是從實踐中來的，與不正確的新聞學理論和實踐作鬥爭，就同時豐富了和發展了我們自己的關於新聞學的實踐和理論。這一個鬥爭的結果，現在已經可以把它在理論上作一個初步總結，這對我們黨的新聞事業的今後發展，是會有點好處的。本文的目的就在這裏。希望大家不吝指教。

第一 新聞的來源

新聞是什麼？對於這個問題，有兩種回答。由於對於新聞的本源理解不同，一種人對於新聞是什麼，作了唯物論的解決，另一種人則作了唯心論的解決。

唯物論者認為，新聞的本源乃是物質的東西，乃是事實，就是人類在與自然鬥爭中和在社會鬥爭中所發生的事實。而且，新聞的定義，就是新近發生的事實的報導。

新聞的本源是事實，新聞是事實的報導，事實是第一性的，新聞是第二性的，事實在先，新聞（報紙）在後。這是唯物論者的觀點。

因此，唯物主義的新聞工作者，必須尊重事實，無論在採訪中，在編輯中，都要力求尊重客觀的事實。

新聞學理論中的唯心論，是很早就有的。唯心論者對於新聞的定義，認為新聞是某種「性質」的本身，新聞的本源乃是某種渺茫茫的東西。這就是資產階級新聞理論中所謂「性質說」（Quality theory）。最早的「性質說」認為「新聞乃是時宜性與一般性之本身」。後來，花樣越來越多，代替「時宜性」「一般性」的，有所謂「普遍性」「公告性」「文藝性」「趣味性」「完整性」等等。總而言之，唯心論企圖否認「新聞是事實的報導」的唯物論定義，而把新聞解釋為某種「性質」的本身，脫離開了某種「性質」就不成其為新聞。

這種唯心論的「性質說」其錯誤在那裏呢？初看起來，它似乎是對的，因為不論從那一條新聞來看，都會是合於或似乎合於某一種「性質」的，例如有些新聞就有「一般性」，有些就有「趣味性」等等，而且主張新聞應有某種「性質」的人，也總能講出一些片面的道理來的，因而，許多新聞工作者，尤其是年輕的新聞工作者，就會被它迷惑。但是，新聞的「性質」是從那裏來的呢？是由什麼東西決定的呢？我們回答道：是由新聞所報導的事實來決定的。興趣是有階級的，對於勞動者有興趣的事實，寫出來就成為對於勞動者有興趣的新聞。但同一事實，剝削者看來就毫無趣味，因而這個新聞對於剝削者也就成為無興趣的新聞。例如關於勞動英雄的新聞，就是如此。事實完整了，寫出來就成為完整的新聞，事實尚未完整，報導這個事實的新聞也只能不完整。事實很「文藝性」，報導也自然會有「文藝性」，否則就相反。例如宣布政府或黨的公告的新聞，有什麼文藝性呢？諸如此類，不一而足都說明：事實決定新聞的「性質」，而不是「性質」對於客觀事實或新聞（事實的報導）有什麼決定作用。唯心論的「性質說」，把片面的東西誇張成為全面的東西，把形式當作本質，把附屬的當作主要的，把偶然的當作必然的，因而是錯誤的。照此做法，必致誤入歧途。新聞界中的下流坯，提倡所謂「桃色新聞」「黃色新聞」。豈不是以

「與雌性」做招牌的麼？藉口「文藝性」而把地上的事實誇張成爲神話一般的事，在新聞界中豈不也是數見不鮮的麼？

這種唯心論的「性質說」歪曲了客觀現實，一方面，把人人可以獲得的新聞說得神乎其神，除了「囉嘍土包子」以外，一點積極作用也沒有，另一方面，對新聞事業還起了消極作用，因為如果相信了這種「性質說」，天天去玄而又玄的研究這個「性」或那個「性」，就一世也不會有結果，必致流入脫離事實，靈癡虛妄，無病呻吟，誇誇其談。

這裏，我們要專門來討論一種特別重要的「性質說」，這種「性質說」認爲：新聞就是「政治性」之本身。

在階級社會裏，每條新聞歸根結蒂總有其階級性或政治性，這是對的，那末，如此說來，這種「政治性」的「性質說」豈不是正確的麼？乍看起來，這的確像是正確的。但如果仔細一看，就知道這種說法不僅是不正確的，而且異常陰險，異常惡毒，竟是法西斯的「新聞理論」基礎。

我們革命的新聞工作者，既然有唯物論的社會觀，就一定承認每個新聞歸根結蒂具有政治性。但是我們認爲，這種政治性比起那包含這種政治性的事實來，乃是第二性的，派生的，被決定的，而第一性的東西，最先有的東西，乃是事實而不是什麼「政治性」。說「新聞就是政治性本身」就是把事實與其政治性的關係，頭足倒置顛倒過來。顛倒過來有什麼害處呢？顛倒過來，立即就替造謠、曲解、吹牛等等開了大門。既然「新聞就是政治性的本身」，凡是有政治性的都可以算新聞，那末，政治性的造謠、曲解、吹牛等等不是也可以取得新聞的資格了麼？德意日法西斯「新聞事業」專靠造謠吹牛吃飯不靠報導事實吃飯，豈不也就振振有辭，有存在的資格了麼？

所以，事實與新聞政治性，二者之間的關係，真萬顛倒不得。一定要認識事實是第一性的，一切「性質」，包括「政治性」在內，與事實比起來都是派生的，被決定的，第二性的。一定認識我們革命的新聞工作者必須尊重事實，而且尊重事實與政治上的革命性密切結合不可分離。反之，凡是不尊重事實的，那怕裝得像很「革命」，實際上一定是反動的傢伙。

最近幾年，大後方反動派特務分子們，在提倡所謂「三民主義的新聞原理」，這就是德意日法西斯「新聞理論